



此时,我知道,即便诗一样的语言从笔端流淌出来,母亲也不会感受到它的美,亦无暇顾及每一个字符下掩映的深情,因为母亲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,对文字并不感兴趣。可是,我依然要说,依然愿意在重阳节这个敬老孝老的日子里,写下历经四十余年的岁月沉淀,已为人母的我

对母亲的全新理解和认识。母亲长得很美,清水出芙蓉的那种。即便身上穿着补丁衣服,也无半点窘困之气,那细密的针脚让人产生对勤俭、贤淑的联想。小时候,我跟伙伴疯跑着到邻村去玩要,和与她年纪相仿的人撞见,难免被问上一句:“是董秀云的闺女吧?这长得可真像,尤其那双大眼睛。”经历得多了,同玩的伙伴深感纳闷:“怎么那么多人认识你妈,我妈咋没人知道呢?”是啊,为什么呢?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你,你笑而不答,身旁的爸爸插话:“别忘了,咱家是“孵化专业户”。”我恍然大悟,原来“董秀云”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里,深藏着人们无限的敬意。

从春天开始,母亲就去方圆几十里内的各个村也买蛋,一家家地凑,一户户地拼,两三家远的用筐挑,距离十里左右的,隔三差五用扁担挑,更远一些的,提前跟卖蛋的人家约好时间,再用借来的自行车后车架左右两侧各绑一个水桶,慢慢推着取回来。历经一个又一个不得休息的白昼,一个又一个无法安眠的长夜,鸡鸣鹅醒孵化出来了,母亲又满怀希望地辗转各个村屯去卖。几年间,她走遍了全乡乃至邻乡的每一个村屯,又用孵化所得率先盖了四间红砖瓦房,买了电视机、洗衣机。那可是全村第一栋瓦房、第一台彩电啊!那一刻我才明白,人们记下的是母亲的勤劳质朴、脚踏实地,与美貌无关。

作为女儿,我更叹服的是母亲的“编剧”才能。父亲为人仗义、正直豪爽,但却喜欢玩牌。平时母亲盯得紧,父亲无法得逞,可一有机会总免不了要偷偷摸几

把。每次母亲得到消息,总会先打发我们去把父亲叫回来,理由无外乎是家里来了客人、有事要处理等模糊的说辞,父亲心知肚明,自然不愿走下牌桌。母亲见我们找不回来,就亲自前往,笑吟吟地跟其他牌友表示歉意,别人对她的来意心照不宣,牌局随即不欢而散。自觉丢了面子的父亲往往在回家的路上,就会和母亲吵起来,继而用冷漠对抗她的“狡猾”,不干活,也不跟她说话。她对此熟视无睹,暗地里却教我们如何哄父亲开心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父亲对玩牌渐渐失去了兴致,直至与之绝缘。

母亲不仅让父亲甘心情愿地“俯首称臣”,还把我们姐第三人管得服服帖帖。春耕时,她以给我们讲故事、买好吃的为诱饵,让我们也参与其中。母亲刨坑、弟弟施肥、妹妹点籽、我培土,分工明确。为了能听清母亲讲故事的内容,我们紧跟她的节奏,不敢有半分懈怠。那个春天,母亲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在《王二小放牛》这个故事里,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,王二小也一度走进我的梦里,成为心目中的英雄。田地种了一垄又一垄,新奇的故事听了一个又一个,我们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,心情时而松弛、时而紧张,完全忽略了劳动的苦累,反倒多了几分新奇和快乐。

母亲虽普通,却有着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理念。她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只要你们好好读书,我跟你爸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到底。”事实上,她也是这么做的。在去师范学院读书的前一夜,母亲帮我打点好行李后,又取出针线,在父亲好端端的内裤内侧缝了一个大口袋,接着把厚厚的一沓钱放了进去,又用几个别针别上封口,随后递给父亲说:“路上小心,千万别丢了。”父亲接过来,边把它掖到枕下,边说:“没事,离身子这么近,再大胆的小偷也不敢动手。”他们的话语很轻,可落到我心里却是那么重,恍若一面锣鼓,在心头上

震奋,擂打出五味杂陈的憧憬,敲打出难以名状的隐痛,它们流动着、缠绕着,在血液里漫溯,在泪眼中充盈。

我知道,母亲缝进去的是我一万四千元的学费,它是家里所有的积蓄与外债的总和,也是他们用血汗与希望捻结而成的,试图让我走出农村,脱离劳动,向上攀援的绳索。

然而,青春年少时,我却忽略了母亲的勤劳与质朴、智慧和远见,只记得她的“市侩庸俗”。

20岁那年,我喜欢上了一个男孩,一想起他来,就莫名地激动。母亲不知从哪儿听到了这个消息,当即表示反对。原因特别明朗:男孩没有工作,家庭条件不好,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去受苦。我自然与她争辩,她狠狠地甩给我两个耳光,并警告我说,要是认定了那小子,以后就不认我这个闺女!众人眼里一向乖顺懂事的

我,哪里忍心让母亲难过,我服从了母亲的旨意。与此同时,我也开始怨她,怨她把我纯真的爱情扼杀在摇篮里。而今,儿子也20岁了,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方一所重点大学。他跟我说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,家在安徽,是一所专科学校的在读生。我当即表示反对,理由很简单:地域差距大,学历不相匹配。儿子并不多言,一副我行我素的做派。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母亲,也理解了她当时阻止我跟那个男孩恋爱的心情,沉淀在心底的怨气竟在劝导儿子的一瞬间烟消云散。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,谁能说那百般阻挠里藏的不是爱呢?

“初闻不知曲中意,再闻已是曲中人。”向着时间的河流漫溯,我正慢慢地活成母亲的样子!最近一个时日,母亲一生生病,但她从没有担心过自己的身体,反倒总是安慰我、劝导我,告诉我要好好生活,不要上火,没有哪个老人

会陪着儿女过一生。有母亲陪伴的日子,苦涩也甘甜。唯愿有母亲陪伴的日子能多一天、再多一天……

“老小孩”

□向萍

母亲84岁,入住老年公寓已两年有余。

每次去看望母亲,她都很开心,总是有着摆不完的话题:某某90多岁了,还唱得一首好歌;某某的儿媳很孝敬,又给婆婆买了纯棉秋衣秋裤;某某老头子很讨厌,经常在电梯里抽叶子烟;某某好造孽,一年到头没人来看一下……母亲一个劲地说着,就像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到家,扯着大人,把学校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儿地娓娓道来。

人到一定年龄,就会返璞归真,越活越小,老年公寓真的就像一所幼儿园,只是入住的学生是老年人而已。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老人们,文化知识和、思想素养、生活习惯都迥然不同,他们聚在一起,组成了临时大家庭,欢乐多多,矛盾也不少。

“是哪个把我的杯子拿走了,狗儿的强盗……”有一天,我陪母亲在大厅里聊天,一位80多岁的老人突然扯着嗓子开骂起来。

“我明明放在这里的,转眼就不见了……”老人还在絮絮叨叨地骂,话语越来越难听,声音越来越刺耳。管理员大姐一边好言相劝,一边直摇头,看着我一脸吃惊的表情,她抬起手来,指了指脑袋,轻声示意:“这儿有点糊涂啦……”

老年公寓里,有的老人记性不好,丢三落四;有的老人疑心病重,总觉得别人在说他坏话;还有的老人思维不清,时常闹出莫须有的乌龙事件。这些“老小孩”们,可以就为一句话、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引发一番“舌战”来。

一天,母亲的一个电话,着着实实在在我吓了一天大跳。

“你快来哦,你妈要被别人欺侮死了……”电话那头,母亲的声音怪怪的,依稀带着哭腔。

“遇上什么大事啦?”我十万火急赶到老年公寓,推开门,母亲正坐在床边,眉头紧锁,脸色阴沉,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

“到底怎么啦?”经过一番开导,母亲才道出缘由,她和一位婆婆吵了一架。那位婆婆关上厕所不关门,这次后进来,又不关门,母亲觉得太不雅观,很生气地低声咕咚了一句:“门都不关,又不是畜生。”结果那位婆婆听到了,不服气,两人便你一句、我一句地大吵起来,那个不讲理的婆婆,还抡起拐杖凶母亲……

母亲的性格开朗直爽,本不是很计较的人,就这么一件小事,我以为劝几句就万事大吉了。哪知母亲依然一副很委屈的样子,说到动情处,竟然眼睛都红了……

我一下子慌了神,立即起身,佯装往门外走,一边走,一边还故意恶狠狠地说:“是哪个敢欺侮我妈,我要去把她骂一顿……”

“你给我回来!”我还没走到门口,母亲大声喝住了我。

“算了……以后再有人欺侮我,你们一定要给我出头!”母亲喃喃地说,语调稍微降了点,那神情,就跟我们小时候在外面受了欺侮回家搬大人当“救兵”,一个样!

望着母亲的样子,我似乎看到了小时候的我们,凡事找大人,感觉父母就是无所不能的钢铁侠。

我回到母亲身边,继续听她唠叨:

某某大姐对人好,轻言细语的;某某服务员很贴心,做事尽心又麻利;饭有人弄,衣服有人洗,天天吃现成的,这样的神仙日子,哪样要不得哦……聊着聊着,母亲脸上的愁云,像被一阵大风吹散,旋即又变得风和日丽起来。

母亲生活在这个大集体里,还挺有智慧挺有招,她总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,避免因群体生活带来的些许纷争和囡事。母亲会在地钟爱的蒲扇上绣上特别的黄色布边,在不锈钢餐具上刻着独特的名字,同样黑色的加绒裤子,她会在里面缝上小布袋进行区分,就连一模一样的电视遙控板,她也会作出不一样的记号来……

住的日子久了,母亲把老年公寓当作自己的家,每天开心地把自已的小蜗居打理得干净而整齐,偶有空余时间,她还拿起针线,把旧衣旧裤进行拆补利用,制作出不同的坐垫和靠背来。每逢节假日,子女接她出去玩,母亲很少留在后人家

里,即使天色很晚,她也要固执地回到她的小蜗居。她说,住一个地方习惯了,挪一个窝反倒

不习惯。“老年人能动就动,莫给子女添麻烦!”这是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前几天,我上班正忙,电话突然响了,一看号码是母亲的。

“我也是八十几的人啦,活一天算一天啰……我只有你这个亲人啦……”电话那头,母亲带着哭腔,唧唧呀呀,断断续续,说得凄凄切切、惨惨兮兮。

我愣住了,这是咋啦?前几天,一家老小不是刚刚团聚过吗?可无论我怎么问,耳背的她在电话那头自顾自地边哭边说,完全不理睬我的惊愕和焦急。

放下手头上的事,叫上先生,我又火速赶往老年公寓。

一路上,脑海里蹦出了无数个假想出的种种不好的画面,满是担心和害怕。

几乎是小跑着上了7楼,急促地敲门。

“你在上班嘛,咋有空跑来了?”门一开,母亲很是诧异。

“不是你刚给我打电话吗?”我反问道。

“我哪里给你打电话,没有打……”母亲矢口否认,一本正经,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
我顿时蒙了,心里又隐隐发慌起来,这么健忘,难道母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啦?……

最后我才弄明白,原来母亲刚才和她唯一在世的外侄女煲电话粥,不小心挂断了,重新拨打时,她误打了我的电话……继续和我这个“假外侄女”动情地唠着嗑。

一场虚惊,弄得我哭笑不得,不过也庆幸是这个结果,是我奔赴老年公寓时所有最坏想象中的最好结局。

不由得想起那句俗话“老小老小,哄哄抱抱”,意思是,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不谙世事的小孩,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之处,都需要哄哄抱抱。

是的,人世轮回,养老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老人的幼儿园。只是多么希望这些“老小孩”,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,有着把他们当宝贝一样的“爸爸妈妈”!

爱您苍老的容颜

□李晓

老罗是去年夏天退休的。老罗退休后有一个想法,好好照顾87岁的老父亲。老罗有次在新闻里看到,50岁的儿子开着房车带上90岁的老父亲环游中国。老罗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时很是激动,他抓住父亲青筋裸露的手说:“爸啊,等我退休后,带您去旅游。”父亲垂下老南瓜一样的灰白脑袋连连说,好!好!

老罗53岁那年,母亲走了。母亲走以后,老父亲的身体如抽了丝一般,走一小截路,也要扶着墙根喘息一会儿。

母亲走以后,生活还能自理的父亲独居。父亲的伙食很简单,喜欢吃粗粮,有时一个窝窝头喝上一杯白开水就凑合一顿。

有天老罗去看父亲,见他在灯下怔怔地望着母亲的照片。大白天,屋子里光线很好,一向节约的父亲还开着灯。老罗后来才知道,老人最怕光线暗,光线暗了,心里更孤独,心里那个孤独的黑洞会越来越大,直到把自己慢慢吞噬。老罗还看到一份资料,说上了60岁的人,眼睛里接收到的光源亮度,只有年轻人的三分之一。难怪,父亲的目光幽蓝如深山老井,在大白天也爱开着灯。

心里对老父亲懂得以后的慈悲,有时往往是一瞬。

老罗自己也有明显感觉,过了50岁以后,记忆力衰退了,有时一个熟悉之人的名字想了好久也想不起来,体力也大不如以前了。迈过了55岁,睡眠少了,又常感到身体疲惫,有时晚上醒来两三次,起床小解两三次。老罗也开始思考面对老去世后的境况。

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,父亲执意要去养老院生活。父亲对老罗说,他去养老院里看望老同事,发现那里有不少熟人,相互来往,打牌下棋,喝茶闲聊,可以很快打发时间。老罗不忍心,打断了父亲的话:“爸,您是有儿女的人,您来跟我们一起住吧。”父亲坚决不愿意,他一向是一个喜欢独立的人,不服输,也不服老。

在父亲的坚持下,老罗收拾好父亲简单的行李,送他去了养老院。

老罗常去养老院看望父亲。每一次,父亲都说那里住着很好,吃得也不错,老熟人们还相互照料,比家里好。老罗也就放心了。

半年后的一个傍晚,老罗去看望父亲,正好遇见老人们在吃饭,大厅里有上百位老人,那一幕让老罗心里五味杂陈。只见餐桌上落满了饭菜粒,桌上有老人取下的假牙,有边吃上一口就捂住胸口咳嗽的老人,有瞪着饭碗发呆的老人,还有吃着吃着突然发怒的老人。老罗看见父亲蜷缩在小桌旁,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自己喂食,大

厅里响起一片如蚕集体吃桑叶的声音。

老罗突然难受起来。他凝视着父亲,起身行走时后背弯曲微耸,对熟人同事也很少打招呼。老罗从养老院的护工那里打听到,父亲来养老院后与熟人同事相处不久,便显出一向好强的性格来,与他们有了矛盾,甚至还有争吵,父亲喜欢独来独往了。

老罗央求道:“爸,跟我回去吧,回我那里住。”父亲抬头,喉咙里似乎有痰,清了清嗓子大声说:“我就在这里,等着去见你妈!”老罗看见,父亲的眼里浮着一层泪光。

不久后的一天下午,老罗从阳台上望见,一个老迈的身影在楼下晃动。老罗再定睛细看,那是父亲!

老罗冲下楼,从后面一把抱住父亲,叫出声:“爸爸!”父亲缓缓侧过身来,接受了儿子的搂抱,把头靠在了儿子肩上。

“爸,您回家来住,来我这里住。”老罗的话里带着哭腔。“好!好!我回来跟你们一起住。”父亲回答。

父亲从养老院回来,跟老罗夫妇一起居住,老罗的儿子,早已在北京成了家。

老罗夫妇精心照顾着父亲,父亲从起初的难为情,到后面转变为习惯接受。

终于等来了退休,老罗带父亲出门旅游之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有天,老罗去父亲的房间,见父亲的床头放了厚厚一叠东西,他走过去一细看,是纸尿裤。父亲悄悄用上这个了?难怪屋子里有时飘过一股尿臊味。老罗问父亲:“爸,您用这个了?”父亲垂下头,用不好意思的语气低低地说,有时夜里确实忍不住。

老罗带上父亲,去大连看海。父亲退休前去过一次大连,对那里的海天一色念念不忘。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,与老罗邻座的父亲突然弯下身去紧紧夹住了腿,一股尿液味弥漫开来。老罗忍不住责怪父亲:“爸,您就不能忍忍吗?”父亲难过地小声说:“没忍住,忍不住。”老罗搀扶着父亲去卫生间夹上纸尿裤。

到了北京,父亲坚决不去大连了,或许是怕一路上又给儿子丢脸添麻烦。老罗扶着父亲走在北京夜晚的大街上,父亲把头斜靠在儿子肩头,宛如一条吐尽了丝的老蚕。从前,父亲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啊!

“爸爸,您老了,我就把您当成家里的宝,要让您体面地老去,有尊严地老去。”这是我看见老罗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的一段话。微信图片里,老罗搀扶着父亲,缓缓走在老家山道上,山道下是层层叠叠的稻田,在瓦蓝的天空下翻涌着金色稻浪。

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

□陈官煊

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
我们依然面带微笑
一早一晚牵着你的手
漫步在那条林荫小道

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
坐上轮椅慢慢地摇
摇呀摇唱着儿时的歌谣
摇呀摇重又摇到外婆桥

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
去看医生一起挂号
你十二岁我十三岁
生病也要同一个频道

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
彼此讲话听不见了
我会深情地轻吻你
伸手将你紧紧拥抱

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
你依然是我的魂牵梦绕
加倍珍惜每分每秒
让黄昏如诗夕阳静好

重阳登高

□伍平均

在素白的纸上
画高山,画流云
画上山的路,画茱萸
接连写下几个不同的九月九
回味“登高”这个词汇
怎么看都觉得是一个病句
却又充满了暗示和诱惑

少年的高峰啊,在心里
辽阔无边,层层峰峦,诱惑缠绵
是那样色彩斑斓
总是说起将来
我们要出人头地
要么衣锦还乡,要么流芳百世
那些欲望的高峰
一次次在心中澎湃

而今天,独我一人
在崎岖山路作登高之举,环顾四周
兄弟们,早已不辞而别
一些蛛丝马迹
如纷飞的落叶

九月弥漫着陈年旧账
多少诗意的怀想
缝补了生命的感伤

